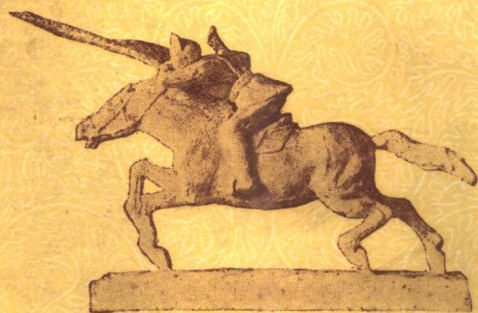


人親寨邊

彭荆風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821
4247

人親寨邊

彭荊風著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輯有六個描寫邊防部隊與邊疆兄弟民族鬥爭生活的短篇小說。它描寫了駐守邊疆的解放軍戰士保衛邊疆剿匪作戰、幫助兄弟民族建設幸福生活的情景；以及他們崇高的心願，刻劃出人民解放軍的高貴的品質和精神面貌。同時，也生動地描述了兄弟民族熱愛祖國、熱愛人民戰士的情景；以及新思想、新風尚的成長。並反映了邊疆軍民已結成了日益鞏固的親密關係。

書號 630 文學 130

邊 寨 親 人

著 者 彭 荆 風

編 者 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

青年·開明聯合組線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印張 3 1/8 字數 63,000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 2.900 元

印數 1—25,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定價2,900 元

目次

第六個紀念章	一
邊寨學校	二三
邊寨親人	三七
拉祜族小民兵	五
當蘆笙吹響的時候	六四
戰友的囑咐	八三

第六個紀念章

七月末，我們到了滇南。雖然已是秋天了，在這極南邊疆上却還是這樣悶熱，除了芒果樹上偶爾落下的一兩片黃葉外，滿山林木還是那樣一片青翠墨綠，一點秋意也看不到。

過了瀾滄江後，我們在瀾滄縣城休息了一天，又匆匆往佤山裏走去。這山凹裏的平壩子上，太悶熱了，一到中午，南來的熱風吹得人頭腦都發懵，我們都想早些趕到那拔海四千公尺以上的佤山上去。聽說：在這種季節，那裏正像江南晚秋，早晚不穿毛衣還不行呢！

我們這次是到駐守在那邊防前哨的部隊中去。一路上，我的心早已飛進佤山裏去了，那裏有一個由全軍聞名的英雄連長率領的英雄連隊緊緊吸引住了我。這邊防連隊在保衛邊疆的戰鬥中立過不少的功績，但最出名的還是那位英雄連長趙保才本人的事蹟。在這邊防部隊中上自政治委員，下到連隊炊事員，不管認識他的與不認識他的，幾乎都能夠像談自己的經歷一樣，把這位英雄連長的戰鬥故事從打「淮海」起，一直談到挺進西南邊疆。人們把他越傳越神奇；有的說，在一次夜間戰鬥中他掉了隊錯走進了敵人陣地，人們都爲他担驚時，他却抓了個「舌頭」回來；又有人說，他有六個紀念章，每個紀念章都有一件不平凡的故事……

總之，他的故事是又多又神奇，短時間內是聽不完也記不完的，但最使我注意的還是一九五二年進駐佯佷山的戰鬥中，他在追捕敵人時，不顧危險從幾十丈高的懸岩上滾下去，把一個曾漏網二十多次，正要逃往國境外的匪首抓住的事蹟。

到連隊的那天，正是「八一」建軍節的下午。部隊正在那半山腰新開的操場上，一堆堆的圍着那盛滿了菜的大盆子在聚餐。那愉快的笑聲和談話聲使我們很遠就聽到了。操場中央一大羣戰士正圍着一個中等身材的幹部，喊着、嚷着要他把自已碗裏的酒喝完。他遠遠的看見我們來了，馬上放下了酒碗推開那些圍住他的戰士，大步迎了過來。我們還來不及自我介紹，他已經用連隊裏那種特有的熱情，一把抓住了我們的手。頭一次見面就好像多年不見的老朋友，狼力握着手，爽朗的笑着說：「早就知道你們要來了，這下趕得巧，快坐下來吃飽了再談。」

他一邊把我們往裏拉，一邊就一連迭的大聲叫喊通訊員給我們打洗臉水，準備碗筷。

這不用介紹也就使我們猜到了他就是趙保才連長。我仔細看了看這位我早就仰慕的英雄：這是個近三十歲的中年人，黑裏帶紅的臉龐上，有着一對閃着和藹的笑意的大眼，那眼角上來得過早的皺紋，使人一看就知道他爲革命是經歷了多少艱苦啊！也許是節日，他穿了一身嶄新的綠軍裝，胸前整整齊齊的佩了一排五顏六色的紀念章。我突然記起了別人曾說過他有六個紀念章，每個紀念章都有一段不平凡的故事。一種好奇的思想促使我悄悄數了數：

有華北的、淮海的、渡江的、中南的、西南的。怎麼只有五個紀念章呀？還有一個是什麼紀念章？據我了解，過去他沒參加解放西北、東北和海南島的戰鬥，三年來一直駐守在西南邊疆，當然不會去進軍西藏，更沒有去志願抗美援朝……左猜右想，我怎麼也猜不到還少了一個什麼紀念章，那一個紀念章又爲什麼不佩帶出來，初次見面又不好問，我只得悶在心裏……

傍晚，在淡紅色的夕陽影裏，趙保才領着我們這些初到國防前哨的人們到山頂上去看工事。從山上往下看，南卡河像一條白練似的順着山腳蜿蜒流去，河的那岸就是敵人盤據的地方。暮色茫茫中，一縷縷灰煙正從那邊山間裏升起，零落的槍聲在響着，雖然沒有見到敵人，一種緊張的氣氛却籠罩着我，就是這一河の間隔，在河那邊是陰森恐怖，在河這邊却是這樣和平、寧靜，我知道河那邊的敵人是多麼想偷越過來破壞我們和平、寧靜的生活啊！再望望正佇立在碉堡旁邊警惕地注視着前方的哨崗，以及趙保才連長那嚴肅的臉孔，不覺有一種對他們尊敬和感激的真摯感情湧上了我心頭。我向趙保才連長靠攏了一步，激動地對他說：「我應該設法把你們保衛祖國的功績告訴人們。」

趙保才沒說話，只望着我謙虛地笑了笑。過了好一會他才說道：「你說的對，是應該把我們戰士對祖國的忠誠告訴人們，可是也應該讓人們也了解邊疆的人民是在怎樣的支援咱們。」說到這裏，他停頓了一下，帶着無限感觸的語氣說道：「我真喜歡這邊疆上的人民，你

在這裏多住上一個時期，你也就會知道這佻族是多麼好的一種民族啊！」

我點了點頭。我相信他的話。在邊疆我聽過了不少有關軍民關係的感人故事，我相信這裏的佻族也一定和別的地區人民一樣的熱愛我們部隊。

這一夜，我睡在這前哨連隊的營房裏；聽着山谷中唢嘯捲來的山風，哨兵往來巡邏的沉重腳步聲，我在竹牀上翻來覆去的長久難以入睡。

第二天，趙連長要親自帶一個排到國境邊沿上的界碑附近去巡邏。得到他的同意，我也參加了他們的巡邏行列。

臨出發前，趙保才親自逐一檢查每一個戰士的軍風紀和裝備。這時，我才發現他是個管理部隊很嚴格的領導人，也是個很珍惜自己榮譽的人；有個老戰士穿得很整齊，就是沒有佩帶紀念章，他馬上大聲喊着：「快去把你的紀念章都佩上，把光榮打在包袱裏幹啥？」

趙保才那認真的神色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側過頭看了看：他胸前還是和昨天一樣，仍然掛着五個紀念章。我有些忍不住了，等他離開了隊伍時，跟在後邊問他：「老趙，你怎麼也才掛五個紀念章呀？」

「我？」他停住腳步，扭過頭來驚訝地望着我。他被我問得愣住了。

我怕他没聽懂，又補了一句：「你不是有六個紀念章麼？爲啥不全掛出來呀？」

「哦！」他聽懂了。嘴一裂笑道：「哈哈，那開玩笑的事，你怎麼也知道了？」

「開玩笑的事？」這回可是把我愣住了。我還沒來得及詳細追問，值星班長已把哨子一吹，領着部隊順着蜿蜒的山路出發了。

趙保才見我還呆呆的楞在那裏出神，拉了我一把笑着說：「走吧！到路上咱們再慢慢談。」

他是個健談而有風趣的人，在路上他沒有立刻回答我關於第六個紀念章的問題，却先給我講了一個這樣的故事。

「那還是一九五二年冬天，部隊剛進侏侏山的事。那時山裏到處都盤據着美蔣殘匪，每天都不斷有着大小的戰鬥。那個時候的侏侏山真是到處一片槍聲，哪有現在這樣安靜呀！有天晚上，營裏給了我一個重要任務，命令我親自帶一個排連夜去奔襲國界邊上一個叫打沱寨的侏侏寨子。那是通往國外的一個緊要路口，駐有美蔣殘匪一個中隊，要是把那個口子一卡住，就能切斷一條山裏的美蔣殘匪和國外帝國主義的聯系。這當然是個重要的戰鬥。這幾年我總算打過不少仗，可是，哪一次出發前，也沒見過那天夜裏營首長的臉孔那樣緊張嚴肅，營長伏在昏暗的油燈前的軍用地圖上把任務給我說了一遍又一遍，教導員却皺着眉頭心事沉重的在茅屋裏大踏步地走來走去，那茅屋是那樣低矮，我真擔心他那高大個子要撞着茅屋頂。一會兒，他停住腳步嚴肅地注視着我問道：『有把握完成任務麼？』」

「『完全有把握。』我大聲的回答他。」

「教導員臉上的神情，卻沒有因為我那種堅決的表示而稍爲開朗，還是緊皺着眉頭說道：『你們連的戰鬥力我了解。可是有個問題，你一定要注意，那是個侏儸寨子，打進寨子時，千萬要避免和侏儸族人發生誤會，不然，那問題就會很嚴重，你是知道的，敵人正千方百計想破壞咱們的民族團結……』」

「我這個人就是有些單純軍事觀點，教導員的話使我重又記起了還沒有進侏儸山以前的情況；這個地方咱們從來沒來過，也就被人說得特別神祕，謠傳也特別多。有的說：侏儸山山高六千公尺，終年都是大霧瀰漫，五六月還凍得人發抖；有的說：山上盡是密林深草，想找條小路也困難；有的說：侏儸人還是過着野蠻的原始生活……。真是越傳越怕人。當然，這些鬼話，咱們是不相信的，但咱們知道侏儸人是有着他們最可愛的性格，他們最直爽也最剛強，知道你是好人他會赤誠地對待你，要是你惹翻了他，不管你力量多強大，他也會扛起腰刀弩箭和你拚命。在歷史上他們就會經不止一次爲了對抗反動統治者流過血。打沱寨長期都是被美蔣殘匪盤據着，寨子裏的人對咱們政策也不了解，咱們部隊半夜打進去，要是侏儸族人發生了誤會，和咱們幹起來，那才不好辦呢！當時我心裏確實是有些着急，不懂侏儸族風俗，又不會說侏儸話，偏偏又是黑夜裏，你看這真是個棘手事……。越想我也就越感到這任務的艱巨。」

「教導員見我沒吭聲，知道我有些着急，走過來雙手扶住我的肩膀囑咐我：『任務是比較困難，可是不要緊，只要咱們能正確執行民族政策，認清咱們來作低山是爲了什麼，就不會出偏差了。回去你應該好好的向同志們傳達這一點。咱們的戰士都是好同志，只要你給他們說明白了，碰到了問題他們也就會正確的處理。懂了嗎？』」

「『懂了。』我說。」

「營長是個愛說笑的人，這時不再像剛才那麼嚴肅了。他離開軍用地圖，站起來伸了個懶腰，大聲笑着說：『那就去吧！別太緊張了。』」

「這天晚上，滿天烏雲，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到處一片漆黑，風也刮得特別緊。對咱們去夜襲的人來說，可是個呱呱叫的好天氣，雖然看不見路容易摔跤，說不定還會失足滾到懸岩下面去餓野獸，可是，却能掩護咱們部隊的行動，摸到了敵人跟前，揪住了他的鼻子他也不會知道。那晚上走出沒多遠，我就感到那冷颼颼的風不對勁，我心裏叨咕着：天黑不要緊，可別下雨呀！老天也搗蛋，你怕下雨，它偏要和你爲難，緊接着大風之後，銅錢大的雨點就急驟地潑了過來。路本來就難走，再一下雨，山坡坡上就像塗上了一層油，一走一滑，一不小心就會哧溜一聲滑出去幾丈遠。前邊的摔倒了還沒啥，後邊的摔倒了雙脚一蹬就撞翻了前邊的人，一個撞一個就一連串的滾了下去。那時只忙着趕路，摔得滿身疼痛也沒人吭一聲，爬起來首先摸摸槍損壞沒有，又去攆隊伍去了。你問我怎樣？哈，走路摔跤可是不分幹

部戰士，都一律平等，我還不是也裝備起來了，滿身都是泥巴，穿上了『黃泥制服』。

「一路上雖然摔了不少跤，總算還順利，沒碰上敵人的巡邏部隊。這樣冷的晚上，又下這麼大的雨，那班鬼崽子還不是縮在屋裏烤火，哪還敢出來。打沱寨外有一個敵人的哨崗，位置早就被咱們了解清楚了，大雨嘩啦啦下得正響時，五班副，一個偵察員出身的小伙子摸上去，一把卡住那哨兵的脖子就解決了。」

「部隊就這樣悄悄地包圍了寨子，正準備趁敵人睡得正熟時來個一網打盡，寨子裏的狗突然吠了起來。剛才除了風雨聲外，寨子裏連一聲小孩啼哭聲也沒有，這一會兒，就狗吠人喊的亂開了。敵人已發覺了我們，在慌亂地喊着，叫着，打着槍向外逃竄……」

「我們對那寨子的地形終究是不夠熟悉，封鎖得也就不夠嚴密。槍一響，一部分敵人就從寨子東頭衝了出去。我立即指揮部隊穿過寨子攆了過去。剛跑到一棟侏佻族人的竹樓下，右側黑地裏就射來了一排密集的子彈，我身子一閃，跳到一棵香蕉樹後邊，提起手槍『噠、噠、噠』打了個連發，對面槍聲也就沒有了。我正想追過去，身子晃了晃，右腿就像被人用錐子狠力戳了一下，一陣劇烈的疼痛使我站不住，撲倒在泥地裏。我知道事情不好，用手一摸：黏糊糊的是血，哎呀！是剛才挨了一下。我想站起來，那條腿軟綿綿的一點勁也沒有。通訊員小張從後邊跑上來，一把抱住我問道：『怎麼？是掛彩了？』」

「這時，槍聲響得正緊，前邊正需要人指揮呢！我掙脫了小張的扶持對他說：『不要管

我，趕緊上去叫二排長代理指揮。」

「小張還是扶住我不肯走。我知道這小鬼的脾氣，他是不放心我。可是哪能爲了我耽誤了大事，我故意裝作生氣的神氣，大聲喊着：『服從命令，趕緊上去。』」

「小張看了看四週，見沒啥動靜，才無可奈何地嘟囔着：『你這人就是這樣，老是不管自己。』他一邊噉着小嘴生着氣，一邊就把我拖到那件伙人的竹樓旁邊讓我少淋些雨，才端着槍衝了上去，剛跑了幾步又跑回來，關切地對我說：『連長你等一等，我馬上就下來。』」

「激烈的槍聲逐漸遠了，雨還在嘩嘩無止境的下着。我的棉衣早就溼透了，剛才全神貫注在戰鬥中，又跑又跳，還不覺得怎樣冷，現在一停下就像猛然掉進了冰窖裏，也就哆哆嗦開了。腿上的傷口給雨水一滲更是刀割似地絞痛。摸摸口袋，急救包也忘記帶了。我真後悔自己的粗心，可是後悔又有什麼用，只有忍住痛等通訊員回來了再說。」

「過了一會兒，小張氣喘喘地跑回來了，一看我還在原地方才放了心，他孩子氣的告訴我：『哎呀！剛才離開了你，我真不放心呀！』他看了看四週，雨聲中一片漆黑，只是那竹樓上在槍聲去遠後又閃爍起了一點昏黃的燈光。他蹲過來對我說：『那件伙屋裏有人。來，讓我揹你進去。』」

「我推開了他，嚴厲地說：『咱們不能亂跑進伙人家去。』小張是知道我的脾氣，只得端起槍默默地站在竹樓旁淋着雨守衛我。」

「你說，在那樣寒冷的夜裏，人又不是木頭，怎麼不怕冷呢？說真的，那個時候我真想爬進那竹樓去，躺在那燒得正熾的火塘前，脫下冰涼的溼棉衣，舒暢地睡一小會，只要是一小會就夠了。可是，在那個時候，誰也不敢那樣做的；樓上住的是我們沒接觸過的佯僳族人，雖然我們是爲他們而戰鬥，但，他們暫時是還不了解我們的呵！要是我這個負了傷的陌生人突然走進竹樓去，誰知道他們會以怎樣的態度對待我呢？要是別的地方就好了！我還記得有一年部隊駐在黑山時，也是這樣一個冬天，我從營部開會回來，走在半路上突然發起了惡性瘧疾。人一陣冷一陣熱，全身軟癱癱的一點力氣也沒有了，全靠通訊員小張扶着我慢慢地在山路上一步一步一挨的走着。最後，實在走不動了，我就一頭栽倒在路邊上。小張那時才十七歲，還不大懂事，看見我那樣，嚇得一點辦法也沒有。幸好有個放牛的小娃娃看見了，那小傢伙牛羣也不顧了，急忙跑回寨子領了六七個拉祜族漢子把我抬進了他們寨子一個姓石的拉祜族老大媽家住下。那天晚上在我生命上是個關口，我發着高熱，不斷說着囈語，石大媽就流着眼淚坐在我的牀頭上餵我水、安慰我，像親娘似的守了一夜。屋外風呼呼地刮得正緊，昏迷中我忘了是在邊疆，還以爲是回到了冀中平原，重又依偎在我的老母親身邊呢！等我醒來，發覺還是在這邊疆山寨，還是石大媽坐在牀前時，我一陣激動握住她多筋的手喊了一句：『大媽你是我的親娘呵！』現在，在這竹樓下邊，在這大風雨的夜裏，那白髮老大媽的慈祥臉龐重又呈現在我眼前。我想着：什麼時候，這佯僳山的人民也能那樣呢？

「腿上的傷口給風一吹，雨水一泡，痛得更厲害了，那天晚上那樣冷，我額頭上的汗珠還是像黃豆似地亂滾。最初我還能咬緊牙關，盡力抑住痛苦不讓哼出聲來，慢慢地越痛越厲害，也無法控制自己了，人一陣昏迷，也就『哼哼……』的呻吟開了。」

「冷風夾着急雨撲到竹樓下來，打得我的臉直發痛，我想坐起來再往竹樓下躲進去一些，那是個牛圈，一股牛糞的腥臭味沖得人直想嘔吐，呻吟聲也就越來越大了……」

「小張站在我的旁邊更是急得不行，他要負責我的安全，又擔憂我的傷口會惡化。好幾次他要摺我進作伧人的竹樓上去，都被我拒絕了。」

「昏迷中，我恍惚聽到有人的說話聲。那是我的呻吟聲驚動了竹樓上的人。進作伧山前，部隊會簡單的學過作伧話。我聽得出那好像是一男一女的聲音，風雨淹沒了那女人的聲音，只聽到一個粗暴的男聲吼了一句：『和他幹去。』接着是長刀出鞘的鏗鏘聲，人的腳步聲，竹樓也在顫動着發出一種刺耳的『吱嘎』聲。」

「我猛然從昏迷中驚醒過來，一把抓住了腰間的手槍。小張跑過來，緊張地悄聲對我說：『有人來了。不知是幹啥的。』停了一下，他好像要寬我的心，表示他完全可以保護我，把手裏的卡賓槍揚了揚說：『不要緊，他要是歹人，我這一梭子保險撈翻他七八個。』」

「我記起了出發前教導員的話，急忙一把拉住小張，低聲告訴他：『小張，別闖禍。沒有命令不准亂開槍。』我知道這小鬼也是個炸彈脾氣，不提醒他，他非闖禍不行。」

「竹樓門『吱』的一聲開了，火光一閃跳下了兩個人；走在前邊的是個拿着把明晃晃長刀的四十來歲的佻倻漢子，眼睛裏射着一種逼人的光，就像要找人拚命似的；那後邊的却是個身材長得均稱的年輕姑娘，手裏拿着一把燃得正熾的松明，一對水晶似的明亮大眼睛帶着驚訝的神色在左右亂閃地尋視着四週。

「藉着那姑娘手裏的松明火光，我看到小張那還帶着稚氣的臉上也是滿臉怒容，緊握着卡賓槍站在那裏，看那樣子，一不對頭他就會打起來。眼看這裏就會發生一場很難避免的搏鬥了。在砲火紛飛的戰鬥中，我都沒有慌過，這次，心可是『撲通、撲通』地跳個不停。這當然不是怕死，我是唯恐真的會發生誤會。那佻倻漢子要砍我，小張當然不會讓他砍，要是咱們的人因為自衛而打了他們，那也是很糟糕的事，美蔣殘匪馬上就會鑽空子來破壞民族團結了。那後果真是不堪設想的，那時教導員又會生氣地說了：『唉！這趙保才就是個天生的二桿子，辦不成事。』連隊裏的戰士也會背地裏說：『你看咱們連長，他成天叫咱們注意民族政策，這回可不錯，他親自領着通訊員和佻倻族人幹起來了。』

「在這緊張關頭，我想喊叫一句，叫他們不要誤會，可是真要命，就在這時，把那剛學會的幾句佻倻話忘了。你說急不急人！

「急風驟雨打得那姑娘手裏的松明火光亂搖曳，松明火光把我們完全暴露了。那佻倻漢子發覺了我們，就一步一步向我們逼近來，他緊閉着厚厚的嘴唇也不吭聲，只是用他那陰沉